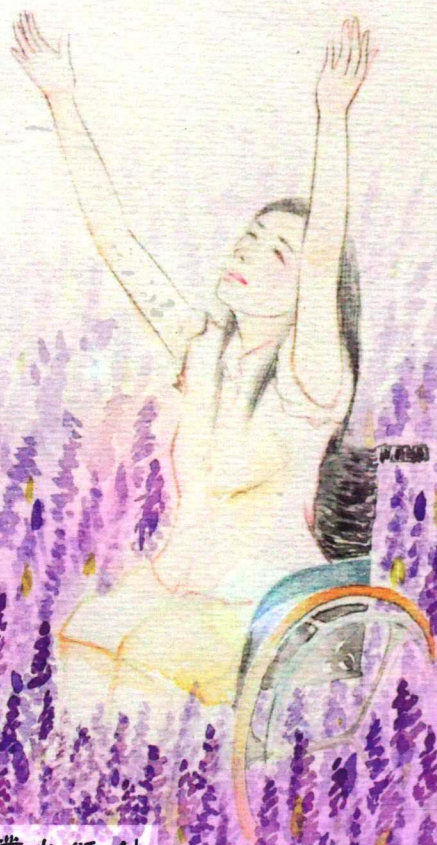


「勇敢的心」书系

从瘫痪十八年到创业先锋，她被称为『中国淘宝张海迪』

淘宝4钻轮椅店主的 不败人生

李梅◎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勇敢的心」书系

的 不败人生

淘宝4钻轮椅店主

李梅◎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淘宝 4 钻轮椅店主的不败人生 / 李梅著.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121-16877-2

I. ①淘…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0800 号

策划编辑: 贾 贺 刘 荣

责任编辑: 周宏敏

文字编辑: 韩 蕾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900×128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3 千字 彩插: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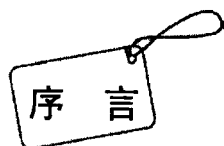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有一种梅花是铁做的

多年以前，李梅问自己：“残疾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爱我的妈妈，我走了，妈妈也没有办法活下去。”她决定活下来。

可是，最疼爱她的妈妈去世了。只留下她，一个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类风湿病人，全身百分之九十的关节变形、强直，甚至到了不能自己吃饭洗脸的地步。另外，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父亲。

怎么办？

她告诉自己：会有办法的。她自己发明工具，用类似痒痒挠的东西进行改装，手握这个工具——给自己洗脸、刷牙、取东西，甚至化妆……

生活陷入穷困，父亲没有赚钱能力……她告诉自己：会有办法的。她开网店努力赚钱，但是，没有自己的货品终究不行，而父亲又无法出门进货……

她告诉自己：会有办法的。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她推着轮椅出门进货，行走在崎岖不平的村镇道路上，手冻得几乎黏在轮椅推手上，还需要想尽办法过着各种轮椅无法通过的障碍……

她说：会有办法的，还说，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而我想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被逼出办法，办法，隐藏在内心最

强大的意志背后，你有了最刚硬的意志，才会有最简单的办法。

李梅，有一颗铁打的心。在那里，你甚至可以设想比现在更大的磨难，而她，仍然会有办法。三十多年来，“磨难，悲伤，办法，行动”，这些已经成为她的习惯，甚至在短短一天之内——这些内容就能依次出现。

为此，我甚至有个有趣的想象，这个世上，如果有负责痛苦的神灵，它已经不愿意招惹这个叫李梅的人，觉得是白费力气，瞎耽误工夫，折腾她，就是折腾出新的方法，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

在李梅的创作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她中止了半年多，但是，我耐心地等待她，因为，我不是在等待作者的回归，而是等待一股力量的回归，一股统领三十年继而统领十五万文字的强大力量的回归。

我等到了。

今天，有了这本书。

张大诺

（北京十大志愿者，本书指导老师）

目 录

第一章 噩梦开始在那个飘雪的冬天·····	001
第二章 花季的恐惧·····	011
第三章 储存美好的大口袋·····	022
第四章 真相，总是最残忍的·····	033
第五章 自闭，一个人的城堡·····	046
第六章 走出去，挑战那目光·····	056
第七章 特殊的图书馆·····	068
第八章 突如其来的瘫痪·····	078
第九章 困境突围·····	088
第十章 风云突变·····	098
第十一章 死亡倒计时·····	108
第十二章 搏击未来·····	118
第十三章 母亲病危·····	130
第十四章 生死相守十三天·····	140
第十五章 “坍塌”的天空·····	150
第十六章 活下去的“代价”·····	162
第十七章 我的工具“手”·····	174

第十八章 创业战场.....	186
第十九章 挑战极限的进货.....	196
第二十章 特殊的“发货”	206
第二十一章 多灾多难的网店.....	216
第二十二章 幸福直通车.....	228
后记：带着梦想，逆风飞翔.....	241
编后语	246

第一章 噩梦开始在那个飘雪的冬天

瑟瑟发抖的课堂

东北冬天的寒冷，是出了名的。呼啸的北风，裹挟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儿，毫不留情地“砸”在了窗户上。随即，寒风就像是一只会变形的蛇，晃动着它的腰身，从窗户的缝隙里，使劲儿地“挤”进了屋子。

教室第一排靠窗户的位置，就坐着冻得哆哆嗦嗦的我。12岁的我，正缩着脖子坐在座位上，一动也不敢动。生怕稍微一伸头，冷风就趁机钻进我的脖子，不肯再出来。只有那双乌溜溜、会说话的大眼睛，还在忽闪忽闪着，一眼不眨地盯着老师和黑板，以证明我的确是在认真地听老师讲课。

寒气，穿透厚厚的鞋底停留在我的双脚上，双脚是麻木又冰凉的，还夹杂着一种猫咬般的疼痛。这寒气，又从脚底顺着小腿“爬”到了腰上，又从腰部向四肢放射，直至蔓延到全身，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结满了鸡皮疙瘩。

“同学们，搓搓手，跺跺脚，暖和一下，5分钟以后，继续……”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这“讲课”两个字，就已经被教室里响起的一片“咚咚咚咚……”的跺脚声和“唰唰唰……”的搓手声所淹没了……

我把两只稚嫩的小手折叠着捧在一起，轻轻地放在唇边。掀起

红嘟嘟的小嘴唇儿，对着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小手，使劲儿地吹着热气儿。呼出唇边的热气儿，喷在手心儿里，立即就泛起了热乎乎、湿嗒嗒的热流。随即，这热气儿又从手指缝儿里“钻”了出去，化作了一道细细白烟，融化在了空气中……

自从一周前，男生打闹打翻了炉子，我们就在零下三十几度、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教室里，开始瑟瑟发抖地听课了。

这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可把妈妈累坏了。每天，她都为我的寒暖操心费神。妈妈给我做的棉裤特别的厚。厚厚的裤腿儿，直着往炕上一“戳”就能“站”在炕上。穿上这样的棉裤，走起路来笨拙而难看，就像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又像是一只摇摇摆摆的企鹅。

妈妈给我做的新鞋子，鞋底加厚了一层又一层，鞋帮里塞满了新棉花。鞋子看起来圆鼓鼓的，好像一个圆圆的……球！妈妈把我的坐垫拆开，又加了很多鸭绒，做成了一个加厚的坐垫。又把我带的手套，做成了只有大拇指分开，其余指头都合拢在一起的手闷儿。手闷儿的夹层里，又絮上了暖暖的新棉絮。

母爱，渗透到了我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但是，却依然挡不住寒流的侵袭。

带着厚厚的手套写字，总觉得手指被什么东西给“捆”住了，怎么也攥不上笔杆儿。摘下手套几分钟，手又冻得僵硬麻木。写下来的字，都是歪歪扭扭的。

每当这时，我就把两只冰凉的小手儿，伸进衣服的袖子里。用自己的体温来给它们温暖。当冻僵的小手贴近皮肤的时候，只觉得一股逼人的寒气，顺着冰凉的小手，一下儿“溜”进了皮肤里。马上就激灵的一下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

放学了，同学们一溜烟儿地不见了踪影。我扶着桌子站起来，

脚已经冰凉彻骨的没有了知觉。使劲儿地剁几下脚，只觉得脚底好像踩在了一块钉满钉子的“钉板”上。从脚心，到脚趾，都是一剜一跳的刺痛。往前迈一步，摇摇晃晃的，脚底下好像突然就没有了“根”，差点摔倒在地上！站在课桌旁缓了好半天，我才敢往前迈步。每迈出一步，都觉得腿好像一块木头，更像一坨硬邦邦的“冰柱”长在了腿上。腿就好像木偶一样，直腾腾的不会回弯儿了。

我开始无缘无故地发烧了。高烧夹杂着低烧，一拨又一拨地侵袭着身体。没过多久，我右手小拇指已经又红又肿。没过一周，我的手指已经肿成了一根根通红通红的小“水萝卜。”不久，我右侧的手腕也肿了，火烧火燎地疼。手腕已经肿成了一个小馒头，圆圆地耸立在手背上。

我想拿起书，可是书在我手里变得无比沉重，好像一块石头。从课桌的左边，把书拿到课桌的右边，却抬不起整本书，必须要拽着几张纸，“拖”来“拖”去。

刀尖儿上的“舞蹈”

随着病情的发展，我的关节被侵犯得越来越多。每天上学，都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从家里到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我要走上40分钟。在北风凛冽的寒冬，我会走得满头大汗。那汗水，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疼痛。

现在，不光十个手指和两个手腕肿痛。疼痛已经从上半身，开始往下蔓延。我下肢的关节也保不住了。当一条腿的踝关节又痛又肿的时候，还有一边不疼的腿可以做支撑，分担身体的一部分重量。可是，当两个踝关节都肿了的时候，那种又疼、又热、又酸、又麻、

又胀、又痒、又沉的复杂的痛，真是让我生不如死！

那天是期中考试。早晨一起床，我感觉两个脚踝特别疼，疼得连站起来都费劲。妈妈心疼地说：“今天就别去上学了，休息一天也不会耽误多少功课的。”如果是平时，我会听妈妈的话，少上一天课，自己自学去追赶学习的进度。因为频繁缺课的我，对于自学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经常会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把借来的下学期课本预习一遍，可是今天是期中考试，无论如何也得去学校。

尽管临出门的时候，我特意多吃了一片止疼片，但是那一天的路，我依然走得很辛苦。刚刚走出胡同口，我的脚踝就开始剧烈地疼痛了。站在路边休息一会儿，随即开始在心里鼓励自己：“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然后试着迈出一小步。虽然步子很轻，但是脚掌和地面接触的瞬間，我还是感觉自己如同赤脚走在刀尖上、走在钉板上、走在满是碎玻璃的马路上一样。让我不自觉地就把脚缩了回来。

站在原地停了一会，我又对自己说：“再试一次，一定行的。不疼，不疼，很快就不疼了。”我尽量地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脚上，轻轻地迈出一步，踩住地面，然后试着一点点地往脚下加劲儿。一阵疼痛好像触电般的瞬间从脚底袭来，我的身体禁不住一颤。刚想把脚缩回来，马上又鼓励自己：“我不能缩回脚，如果这样走，一天也走不到学校。坚持一下吧，走一会脚麻木了就能好一点儿。不要动，就这样保持5秒钟，疼过了劲儿再迈另一只脚。”

咬着牙，我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很好，真好，就这样。”我稳住了一只脚，把重心慢慢地移到了这只脚上，然后收回另一只脚。“一步……两步……真棒，就这样走，你能行的，一定行！”

我的呼吸开始加快，嘴里呼出的热气透过罩住口鼻的围巾，瞬间就被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凝结成了白白的霜花儿。厚厚的一层白霜，紧紧地贴在围巾外面。

“三步……四步……”头上的汗顺着脸颊淌下，额头的刘海像刚刚洗过一样，乖乖地贴在脑门儿上，冰凉冰凉的，还挂着一层霜花儿。用眼睛的余光瞟一下，就能看见那洁白的霜花儿越结越多，就要挡住了我的视线。伸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触及的是冻得硬邦邦的刘海儿。撸了一把头发和眉毛上的霜花儿，冰凉的霜花儿娇羞地打着滚儿，瞬间就被手指的温度融化成了水珠……

我再也迈不动一步了，脚步踉踉跄跄、歪歪斜斜。感觉腿又疼又沉，仿佛坠上了几百几千斤的铁块儿。每多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似乎就是一堵歪歪扭扭的土墙，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倒塌！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开始寻找能够扶着的東西，想借助外力让自己的腿承重得少一些，这样痛苦就会小一点。可是空旷的马路上，除了行色匆匆的人就是飞驰而过的车，哪里会有什么可以扶着的東西啊。

脚底的疼痛越来越剧烈，疼得抓心挠肝，撕裂一样的难受。感觉心是放在油锅里煎炸的，它在胸膛里不停起起伏，翻滚！更似乎有成千上万个蚂蚁一起在啃噬、咀嚼……

诗词，是我最好的止疼药

寒风打着卷儿像一个长着大嘴的妖怪，顺着衣服的袖口和裤脚直往我的身体里钻。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现在被风一吹，冻得有

些发硬了。皮肤贴着的地方，好像贴到了冰块上一样，我不由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人也清醒了许多。

这一学期，我几乎都是在家里自学的，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可以问。这一次考试，就等于是检测一直以来自己的自学成果。如果成绩有所提高，就证明我的自学方法是对的。不能上学，我还可以自己在家学。如果考试的成绩不好，就证明我的自学方法有缺陷。所以这次考试，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想到考试，我的精神马上开始紧张起来。刚才光顾疼了，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考试了？不行，我得走了，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考试了。如果走的话，那种疼痛真是让人受不了。怎么办呢？我小小的脑袋瓜开始飞快地旋转。

我最喜欢看姐姐课本里的古诗词，喜欢古人用寥寥数笔勾画出来的层层意蕴。能不能用古诗词来分散注意力，消除疼痛带给我的紧张和恐惧呢？对，就这么办了！

可是，背哪首呢？突然一句词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这是《木兰辞》的一句。

自从听姐姐给我讲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我就深深地被她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所感动。从那一刻起，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首《木兰辞》。每次疼得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扯开嗓门儿，用近乎号叫的声音大声地“喊”出这首词。似乎只有声音够大，才能体现出花木兰的勇敢和无所畏惧。也只有这样，才能抵消身体上传来的阵阵疼痛。

嗯，就背它了。我嘴角露出了甜甜的微笑，似乎刚才那个哭得稀里哗啦的人不是我。

用手撑着石头，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两只脚已经冻得又麻又疼，

加上关节本身的疼痛，在我双脚支撑起身体的瞬间，不由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急忙用腿肚子使劲地向后靠，让腿牢牢地贴在石头上，然后慢慢地站稳。

脚下试探着向前迈了一小步，呀，好疼！忍住疼痛，我使劲地咬着牙。让自己的思维尽量地往诗词上靠，把注意力努力地从疼痛和紧张中引开。把自己的身心都融入故事和情景里面去，从而分散疼痛带给我的刺激。

想象着花木兰告别了亲人和朋友，穿上用金黄色鳞片铠甲做成的衣服，骑着一匹脖子上系着红花的高头大马，辞别了父母去从军。一路上风餐露宿，吃了好多苦，用汗水和智慧打败了敌人，立下了赫赫战功！一句一句的诗词，在我的脑海中转换成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画面，每一个脑细胞都异常地活跃。想着花木兰的一举一动，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掠过。

此时的我，斜背着一个已经退了色的军绿色书包。包带有些长，背在身后的书包刚好垂在衣服下摆的边缘。包带上的边儿已经磨得起毛了，上面打着一个又一个的补丁。我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脚步很慢。不是向左歪一下，就是向右倒一下。那书包就像一只会跳舞的精灵，随着我每一个歪歪斜斜的动作，时而往这边倒一下，时而又往那边歪一下……

再看看脚下的路，已经走了一半。而这次，虽然双脚依旧很痛，虽然步伐依旧踉跄，但那是一种可以忍受的痛。起码，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了。

胜利的喜悦总是能冲淡忧伤和沮丧，我的心瞬间就被战胜自我的成就感而占满，脚下的步履也变得轻盈了许多。

我为自己战胜疼痛而自豪，心里骄傲地想：“我又一次地战胜了

自己，回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妈妈肯定会一边笑，一边用手戳着我的脑门说‘你这个机灵鬼儿，要是没有病还得了啊，还不爬到天上去啊！’”想到这里，我扑哧一声笑了。

她们在“密谋”什么

吃完了早饭，妈妈就带着我找到了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把过脉之后，没有说话。我想问问那个大夫，我什么时候才能拿起笔写字。但是，当我抬起眼睛，去看他的脸时，却发现他紧紧地皱着眉头。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那个老中医紧皱着的眉头就有点……害怕。

我不禁又朝妈妈的脸上看去，妈妈的表情，好像很严肃。她紧紧地盯着那老中医的脸说：“大夫，孩子得的是啥病？”老中医没有回答，而是一推桌子上的脉枕站了起来。对着妈妈点了点头说：“跟我来。”说罢，转身就往另一个房间走去。妈妈紧跟在老中医的后面，也进了房间。房间的门，随即被关上了。

看着紧闭的房门，我又好奇又紧张。那个医生会跟妈妈说些什么呢？为啥不让我也听听呢？我想悄悄地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偷地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动了一下腿，我的双腿好像坠着一块铁疙瘩一样，每挪一下都觉得疼得钻心。

“不让我听到的事情，一定不是啥好事情！”我在心里这样偷偷地想，并且真的就这样以为。那个“坏医生”把妈妈叫走，一定是跟妈妈说不让我上学了。心里这样想着，我竟然开始“恨”起了这个医生。

在我的胡思乱想中，紧闭着的门终于打开了。我看见妈妈的脸色很不好，眼睛里湿湿的，还有一点儿红。

妈妈并没有从老中医那儿给我拿任何药，而是直接领着我回家了。坐在车子里，我想问问妈妈，那个老中医和她说什么了？不是来看病的吗？为什么没有拿药？是不是不让我上学了？当我抬头去看妈妈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的眼睛始终望向远方，好像在远处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吸引着妈妈的目光。我使劲儿地抓着妈妈的腿，坐在了妈妈的腿上，也学着她的样子向远看，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回过头再去看妈妈的眼睛，妈妈的眼睛里有一点亮光在闪烁。妈妈不说话，也不笑。只是用一只大手，不断地抚摩着我的头……

爸爸下班了，我看见爸爸被妈妈叫到了姐姐的房间，躲在房间里半天也不出来。我把耳朵贴在墙上，屏住呼吸使劲儿地听。我听见墙壁的另一边，有着唧唧喳喳说话的声音。声音断断续续的，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声音小的是妈妈，几乎一个字都听不到。声音大的是爸爸，偶尔能听到一个半个字，但是，终究还是猜不出来他们到底在“密谋”着什么。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件事情一定和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天，当我背起书包，和每天一样准备去上学的时候。妈妈一把就把我搂进了怀里，把她的脸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轻轻地说：“孩子，你爸已经帮你办了休学手续。妈明天就送你去医院，等你病好了再去上学。”

我像发了疯一样使劲儿地摇着头，一下子明白了，原来那个坏医生真的是跟妈妈说不让我上学了。我大声哭喊着：“不，不，我不……为什么不让我上学了？都是那个坏医生的主意是不是？”

妈妈紧紧地把我搂在了怀中，轻轻地用手拍着我的后背。我把头扎进妈妈的怀里，贴着妈妈的胸膛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我委屈地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儿，带着哭腔问：“妈，我真的不能上

学了吗？永远不能上学了吗？”

妈妈擦干了我脸上的泪水，心疼地说：“傻孩子，不是的。你的身体太虚弱了，医生说调养调养就好了。上学太累了，关节太累了就会肿。你只是暂时地不能上学，住一段时间医院，就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能上学了。”

就这样，我带着心爱的书包，住进了绥化铁路医院的儿科病房。从此，我的生活里只有针头、药水、X光片和呛鼻子的来苏水味儿……

十三岁的我，还沉浸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沉浸在花口袋、跳皮筋的童年游戏中，还沉浸在和同学的嬉笑打闹和对未来的无限幻想中，没想到疾病的恶魔已经驾着马车急匆匆地赶来。

小小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酷刑”那疼痛，至今想起来依然让我浑身战栗。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疼痛，跟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相比，竟不值一提……

